故宮週刊

易培基題

……按……二十元存書無多購者從速其咸豐朝之第一批書本月亦可出版特此通告
請按價連同郵費（照價加一不收郵票）現款一并匯交即當如件寄不誤品目價格函索即寄
每六冊十一元每十二冊價二十二元
售每冊三元全部四冊價十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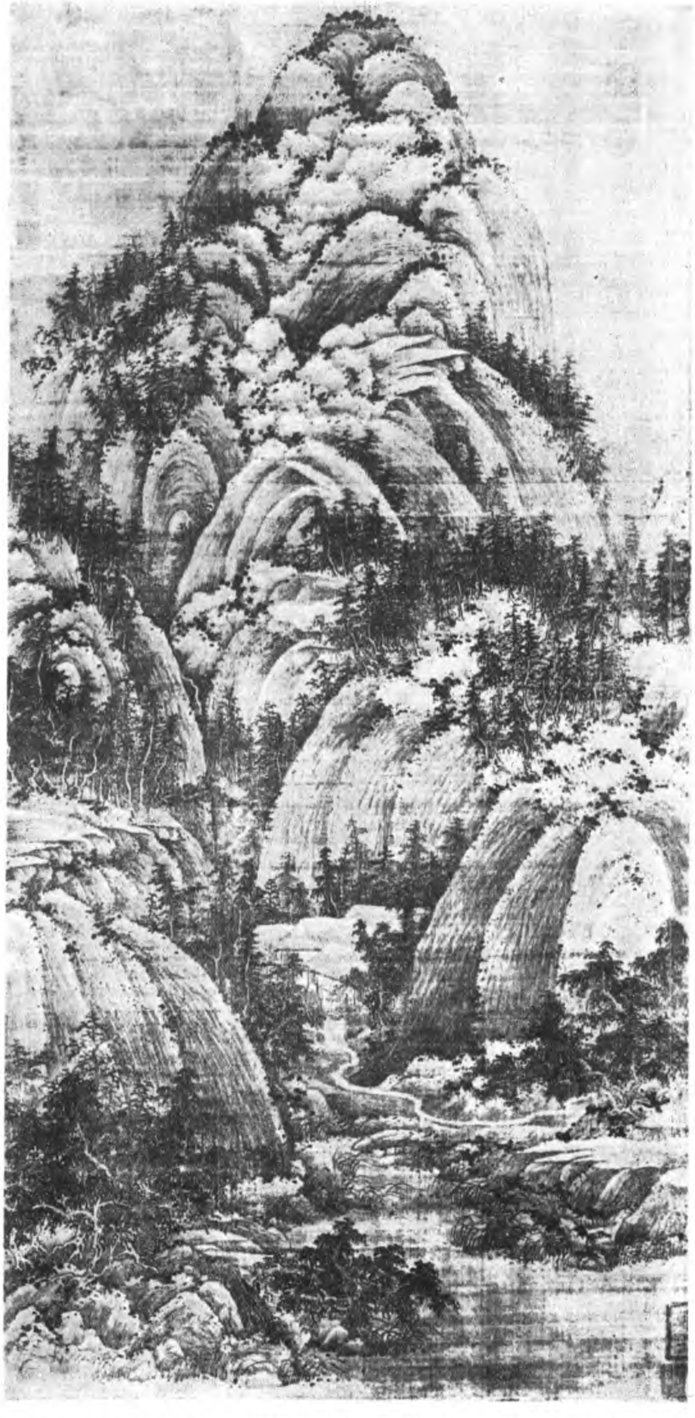
射陽先生存稿選（續）

先府賓墓誌銘

嗚乎、孤小子承恩、不惠於天、天降嚴罰、乃奪予父、然又平時不學問、不自奮、庸使予父奄然沒於布衣、天乎、痛何言哉、天乎、痛何言哉、嗚乎、有父生不能養、今沒矣、孤小子又何忍懷世俗之情嫌、不執筆、俾先美曠隊、不昭於世焉、嗚乎、孤小子又何敢淩飾潤色、不模倣事實、使后世覽予文辭者、悶然不信予父、於是頓首系述曰、先君諱銳、字廷器、先世漣水人、然不知何時徙山陽、遭家窮孤、失譜牒、故三世以上莫能詳也、曾祖諱鼎、祖諱銘、餘姚訓導、皇考諱貞、仁和教諭、兩世相繼爲學官、皆不顯、方仁和君教諭仁和時、先君四歲矣、仁和君梁夫人、則挈之如仁和、數月、仁和君喪、則又挈之歸山陽、家世儒者無貲、且顛沛、宦遊歸、益貧、是時先公已有性資、不妄啼哭咲言、但時時向梁夫人索書讀、以貧故、踰數歲、始遣就社學先生、社中諸學生率歲時節朔持錢物獻社學先生、吳氏不能也、社學先生則勤勤教諸學生書、不教先君書、先君輒從旁聽竊、盡得諸學生所業者、於是通小學論語孝經矣、社學先生反以爲奇、欲遣就鄉學、梁夫人聞之、歎曰、嗟乎、吳氏修文二世矣、若此耳、斯孤弱柰何、於是泣、先公亦泣、弱冠、昏於徐氏、徐氏世賣采縷文縠、先君遂襲徐氏業、坐肆中、時賣采縷文縠者肆相比、率酒食遨熙、先生則不酒食遨熙、時衆尙便利機械善俯仰者、先公則木訥遲鈍、循循然、人嘗以詐、不之解、反大以爲誠、侮之、

（接第二版）

宋巨然秋山問道圖（無欵原題巨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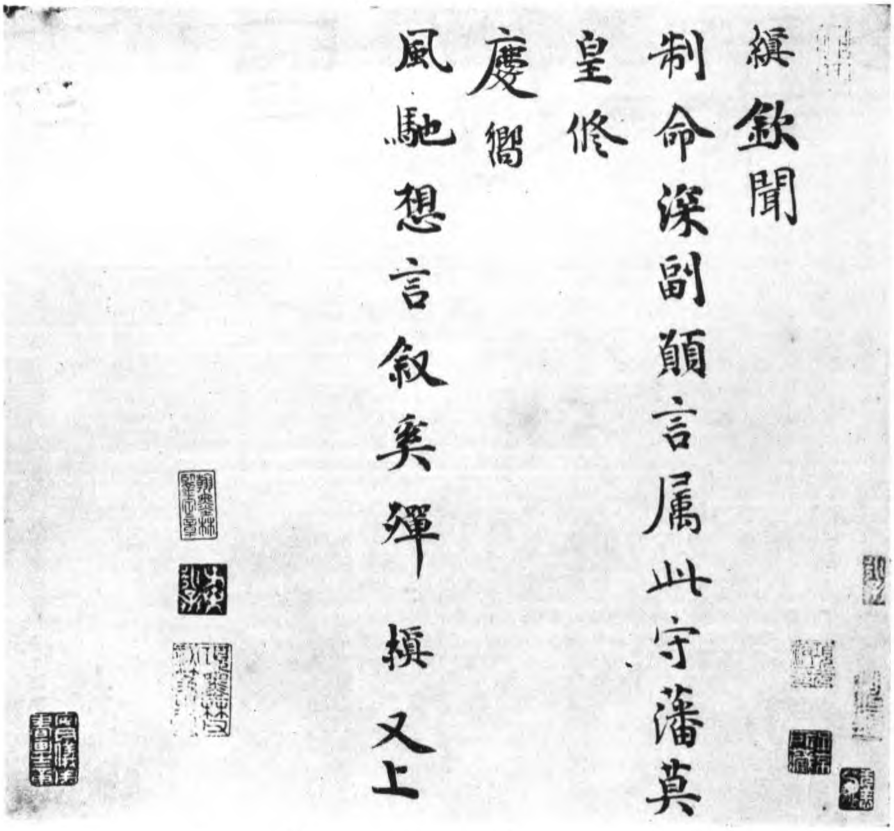
巨然、江寧人、隨僞李至京師、居開元寺、投謁在位、遂有聲譽、山水祖述董源、皆臻於妙、下筆如文人才士、就題賦咏、詞源滾滾、出於毫端、少年多作礬頭、老年平淡趣高、不但知名於時、所謂前之荊關、後之董巨、闢六法之門庭、啟後學之矇瞶、皆此四人也、

不應、亦不怒、其買也、輒不屑屑然、且不貳價、又日日讀古人書、於是一市中閧然以爲癡也、里中有賦役、當出錢、公率先貫錢待胥、胥至曰女錢當倍、則倍、當再倍、則再倍、曰女當倍人之庸、則倍人之庸、人或勸之詆理、曰吾室中孰非官者、然又胥怒、吾豈敢怒胥、又犯官哉、於是衆人益癡之、承恩記憶少小時入市中、市中人指曰、是癡人家兒、承恩歸恚啼不食飲、公知之、唉曰、兒翁誠癡、兒免爲癡翁兒乎、及承恩冠矣、先君且年老、見舊時易侮先君者、盡改節爲敬恭、里中有爭鬥較量、競趨先公求平、面折之、亦欣欣去、或胸懷隱匿、難人知者、即不難公知、且訴以臆、鄉里無賴兒相聚爲不善、卒遇公、一時散去、皇皇亦發面也、承恩於是喜從容言、曰此殆癡效與、先君方食投箸起、曰兒以我爲夷外鈎中、攫人情乎、愀然不悅也、承恩蓋慚愧恐懼失言焉、先公嘗自言百不及人、但未嘗有機心、故形神不勞、衣食稍溫飽止矣、不顧慮有無、唯日飲酒、然不取醉、三爵后便頽然嘯歌、遇好風日、即徐徐負手去、遍歷近郊古寺中、或大株下、俯仰徘徊焉、蓋終其身未嘗入州府、郡太守卮山公聞之以爲賢、鄉飲召爲賓、不至、三命、然后赴、然頻頻自謂不敢當也、性一無所好、獨愛玩羣籍、不問寒暑雨暘、日把一編坐戶內、大官過亦不知、前驅呵之、乃徐起、自六經諸子百家莫不流覽、獨尚書左丘明春秋、未嘗一日置也、於諸書訓詁聲切不甚通悉、然獨得大旨要歸焉、

(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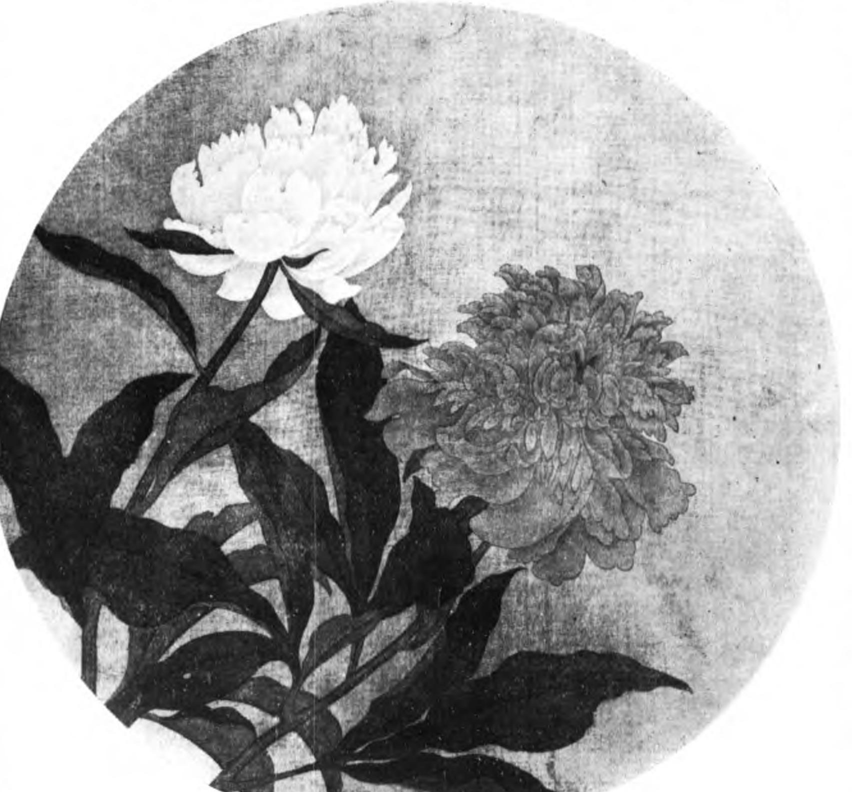
宋韓縝書

(宋人法書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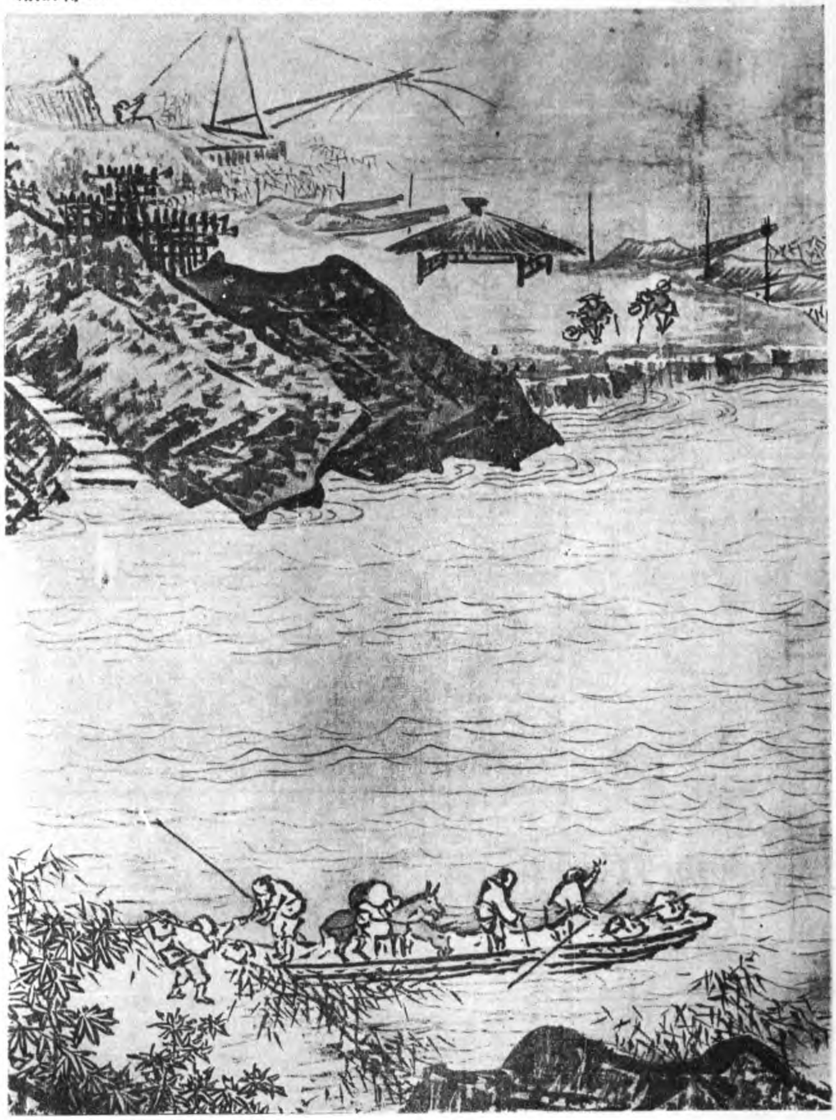
韓縝、維弟、字玉汝、登進士、第元豐中、自龍圖閣直學士、進知樞密院事、哲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首相蔡確、與章惇謫東朝、縝暴其姦狀、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謚莊敏、縝所至以嚴稱、嘗知秦州、以鐵裹杖箠殺人、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玉汝、其暴酷如此、

宋元無欵紈扇之一



本（本市）每期五分　十期五角　三十期
本院最新出版物
掌故叢編前出至第十冊現自第十一冊起
故宮寶譜

宋夏圭長江萬里圖卷之又一節 (小傳詳前)



明唐寅山水扇 (小傳詳前)

繪事雜錄（續）

鬱岡齋筆塵（續）

郭恕先畫重樓複閣、層見疊出、良木工料之無一不合規矩、其人世以爲狂士、而實世外人也、倘於小藝、委曲精微如此、今之作畫者、握筆不知輕重、而輒蔑棄繩墨、信手塗抹何哉、

米元章、李伯時、雖以書畫知名、而其流品故在秦黃張晁之列、故其書畫益重、維東坡亦重之、而二子亦心折於東坡、然黨禍之作也、二子不及焉、元章乃特爲蔡京所厚、今世傳一帖云、芾老矣、先生勿恤廷議薦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堅之間、自負其才、不入黨與、今老矣、困於資格、不幸一旦死、不得潤色帝業、黼黻皇度、臣某惜之、願明天子破常格料理之、先生以爲何如、晁以道言當東坡盛時、李公麟至爲畫嚴廊像、後東坡南還、公麟去京師、遇蘇氏子弟於途、以扇障面、不一揖、其薄如此、故以道鄙之、

(接第四版)

部曲將印之二十七

鼻紐

部曲將印之二十八

鼻紐

部曲將印之二十九

鼻紐

部曲將印之三十

鼻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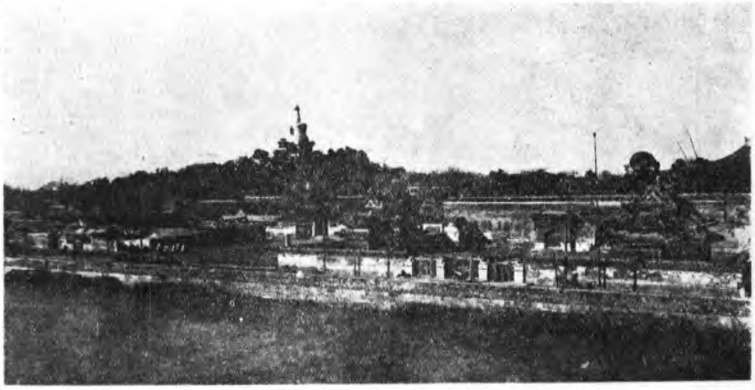
目
以上九折　六十期以上八折
影印宋本淮海居士長短句 每部八角
影印李孝美墨譜附墨評 每部二元五角
定價 粉紙每册六角 毛邊紙每册五角
定價 原拓本每册三元 影印本每册一元

畫秉平生所有公麟之畫於人、不復留、夫元章滑稽玩世、類東方朔、時方禁蘇黃黨人而輒自供出、雖曰不入黨與、直玩弄當時君相於股掌間耳、乃公麟何爲哉、則亦俗畫師而已矣、以道、眞快士也、

修繕後神武門西角樓及角亭

米元章云、書畫不可論價、士人難以貨取、所以通書畫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物與性命俱、大可笑、人生適目之事、看久即厭、時易新玩、兩適其欲、乃是達者、柯敬仲云、看書乃士大夫適興寄意而已、有力收購、有目力鑒賞、遇勝友好懷、彼此出示、較量高下、政欲相與誇奇門異、今之輕薄子則不然、縱目力略知一二、見人好物、故貶剝類疵用心計購、至於必得、倘不得則生造毀謗、必欲此物名譽不彰、賞鑒之士、固不待說破、平常目力不定者、或爲所惑、已收一物、妄自稱譽、人或欲之、必作說阻難、得善價而後已、此皆心術不正、不可不鑒、按二公宋元賞鑒名家、故其說如此、可爲好事者頂門之針矣、然柯說又不如米說之脫灑也、米顛於書畫中俗氣脫盡、得不爲千古英傑、（未完）

大高殿門前及兩亭



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續）

栗亭

嗚呼、吾記至此、吾乃不能不深致慨夫亡清之所以速亡、及吾民國十餘年之所以不振、其病原皆在缺少忠貞之士也、某日陳佩忍先生、約午餐於其賃宅舊奏事處首領太監邱和來家、約邱同坐、說遺事、邱之言曰、清之遜位也、袁世凱遣趙秉鈞、楊士琦、蔭昌、及海軍部某侍郎四人、持上諭遜位摺、期以三日、此摺置養心殿三日、隆裕始終未嘗披閱、懵然不知爲何事、亦無他人過問、及期、四人者復來催逼、乃降旨照准、四人者哭、隆裕亦哭、四人退、隆裕治事如常例、久之不見有奏國事者、乃問奏事處太監曰、今日何無國事、奏事處方告以國事已歸袁世凱、太后但請問家事可耳、乃爽然、而今日之所謂遺老宗室孤忠耿耿者、當日乃不知所往、開自來亡國之創例云、邱又謂惟神武門內前日餓斃二犬耳、言下猶憤憤不置、而今日情勢至此、所謂遺老宗室者、猶不思置其故君於磐石之安、徒爲個人欲外博忠貞之名、隱謀侵佔之實、不惜以其故君爲孤注之一擲、而未聞其中有一人排衆議以糾正之者、吾不知金梁摺中所謂不成則一二人任其害者、此一二人果孰指也、溥儀非其一乎、委員會致高等廳函、謂爲溥儀謀脫卸爲其預定計畫者、此皆皮相之談同一墮其術中者也、（未完）

本院最新出版物　印書無多　購者從速

影印柳貫上京紀行詩　每部大洋五角

影印太平清調迦陵音　每部大洋一元二角五

沈石田山水册　現用上等綿連紙精印　單行本定價大洋九角

宋人法書　現用上等綿連紙精印　單行本定價每册大洋一元五角

史料旬刊　每旬一册定價大洋四角　預定半年十八册大洋六元五角　預定全年三十六册大洋十二元

影印宋本淮海居士長短句出版　每部一册價大洋八角

本刊第一期至第廿六期合訂本業已成册　裝潢精雅定價每册一元五角　合訂本內所有各期停止零售成書無多並希注意

本院影印道光朝夷務始末特價出售

本院精拓吉金墨本秦漢印譜

故宮月刊

清代帝后像